

大石河的水,上庄坨的风

——秦皇岛煤校琐忆

□ 郝先树

(接 231 期) 11、两次校外实习活动

我们计统 842 班同学,在秦皇岛煤校学习期间,先后共有两次到煤校外边的实习活动。

先说第二次校外毕业实习活动吧。

我们计统 842 班这次被分成了四个地方,一个地方十个人,十人为一个实习小组。我分在东梁矿实习小组。实习小组长为班团委书记薛素萍,组员有王金良,郝先述,李兴岱,臧圣俭,王秀斌,刘保东六名男生和徐瑞英,薛素萍,赵春枝,勒丽四名女生。

1986 年 6 月 2 日,我们实习小组一行十人自秦皇岛站购票坐上火车,向北出了山海关,赶往阜新。伴着火车轮子哐哐咣咣的跑动声,一块块田野正在车窗外迅速地向后退去。

1986 年的辽宁阜新矿务局当时有多个所属煤矿,我们小组的四名女生去了其中的高德矿,我们六名男生去了东梁矿。这期间,有三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

一件事是,我们集体去看了位于阜新市区西部的阜新露天煤矿。只看了一眼,我灵魂上便甚为感到了一下震撼。从上往下看,在一个露天大坑里跑着一列冒着蒸汽的火车,你说这个露天大坑有多大,它又有多深!

另一件事是,有一回,我们几个男生错过了从高德矿开回东梁矿的矿际职工通勤火车。当晚我们几个男生没有地方住,这咋办?就在我们大家都一筹莫展、望着黑下来的天发愁时,王金良同学竟然大胆地建议说,我们顺了铁路,步行,走回东梁矿宿舍去。那一晚,凌晨几点钟走回到东梁矿我们宿舍的,我已然不记得了。

第三件事是我们实习小组全体成员在即将结束毕业实习活动前,商定拜谒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墓都是水泥做成的半圆形。碑都是白色花岗岩碑。碑文都是黑色的楷体字。在这里,我看到了邱少云烈士为徐瑞英薛素萍赵春枝勒丽,后排左起郝先述的墓碑!我们王金良李兴岱臧圣俭王秀斌刘保东)走出了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经过商量,决计一起去参观了沈阳故宫。

现在,折回头来说说我们第一次走出煤校的实习活动。时间是在 1985 年的夏天,煤校安排我们去到了河北开滦矿务局参观洗煤厂,后又去到了河北玉田县林南仓煤矿下井了解自波兰进口的综采机于工作面的实际生产情形。不同于我们毕业实习活动的安排方式,这次我们全班四十名同学加上二名带队的老师,是集体统一行动,没再分成几个小组单独活动。

先说去范格庄煤矿洗煤厂参观活动。其宏大的车间,大量的用水,煤泥的样子,大型的洗煤生产线,自动化操作,检验化验,电气化设备,多条火车运输的繁忙进出线路等等,这些都给我们这些一年多后将要走进煤矿的管理岗位人员以对事物的感性认识。洗煤是一个科学的生产过程,来不得半点马虎。

范格庄矿的管理大楼有六七层高。我和王金良、张延祺等同学在晚饭后,登上了楼顶,瞭望所能看到的矿区景象。只见在夕阳下,暮霭里,范格庄矿区各处都繁忙一片,不分昼夜。这入了眼帘的火热的生活,燃起了我们对未来工作的向往。

带队的李子安老师特意安排出了时间,带着我们班同学一起走进了唐山市区游览。唐山大地震,发生于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时 42 分。



(1985 年于开滦矿务局范格庄矿实习留影。图四 方院落中左为王金良,右为郝先述。位于矿区铁路线上。摄影者为张延祺同学。)

睡在北边房子中的三个大炕上。女生们睡在西边一个小厢屋里。我和丁杰等四人睡在大门口一间小屋里,南邻就是女生住的小屋。

事前没有谁会想到这里会有太多的跳蚤。跳蚤咬得几个男女同学睡不好觉不说,白天浑身上下也一直痒痒得难受无比,抓耳挠腮的。了解了情况的李老师买来了花露水给我们用,痒痒就减轻了许多。

天亮了,同学们纷纷起床,从院中东侧一台压水机上压上水来,洗脸刷牙。

林南仓煤矿,是一个产能上属于中大型的煤矿企业。矿上总工程师先向我们介绍了该矿基本情况。然后,就安排了

技术人员,讲解了下井的基本要求与注意事项,然后便由他带我们准备下井了。

下井前都要全身换上工作服,脖子扎围上毛巾,头戴安全帽,脚穿上水鞋,腰上扎紧腰带,领取并擦亮安全帽上的矿灯,带上防尘呼吸口罩。我们计统 842 班每个人第一次像一个煤矿工人一样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

先坐罐笼,从地面下到井下,在地下中央车场集合,清点人数无误后,排队向前走。

在一个巷道口,我们头一次看到了猴车。下了猴车,走到一个平巷,技术人员对我们说前边就要进入采煤工作面了。又走出有几百米远,我们来到了一个采煤工作面。在这里,我和同学们第一次领略到了自国外进口的综合采煤机的风采与威力。当年,我国从波兰一共进口了 13 台综合机,其中一台由我国煤炭部分配给了开滦矿务局的林南仓煤矿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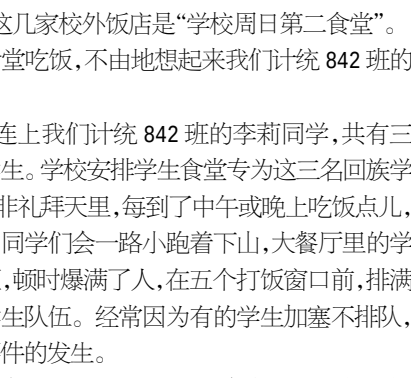
关于上山下山,关于开拓、掘进和回采巷道的区分及其准备周期,关于井下煤矿防爆机械与设备,我们也当场做了认真观察与了解,一路上都在听取着林南仓煤矿生产技术员的介绍。

12、礼拜天的学生食堂

煤校的礼拜天,是自由又闲散的。比起往常,学生食堂首先起了一个变化:只提供半上午 9:00 和半下午 3:00 两顿饭。

往届的师兄师姐们似乎对此也都很是坦然与顺变,未曾加以计较,故也不曾遗留下来什么“吃不饱饭”的周日学生风波传闻,给我们 84 级这届新生当作礼拜天的“参考消息”。

校园内的这一规定,对于校园外的饭店,却是个顶顶好的开心消息。全校 800 多名学生中,每天要吃早饭的,礼拜天一早,都会挤满了提供油炸饼、豆腐脑、面条、馄饨和(当年煤校学生自发地上石门寨和上庄花巷的几家校外吃的小吃摊,那里有学生自发组织的学雷锋小组,他们经常组织学雷锋活动,为社区做好事。)



说起来学生食堂吃饭,不由地想起来我们计统 842 班的李莉同学。

当年,全煤校连上我们计统 842 班的李莉同学,共有三名回族的穆斯林学生。学校安排学生食堂专为此三名回族学生开设了小灶。在非礼拜天里,每到了中午或晚上吃饭点儿,下了课的一部分男同学们会一路小跑着下山,大餐厅里的学生一下子蜂拥而至,顿时爆满了人,在五个打饭窗口前,排满了长长的嘈杂的学生队伍。经常因为有的学生加塞不排队,引发了学生打架事件的发生。

学校学生科科长为此,每到饭点,都会亲临学生餐厅排队打饭现场,虎视眈眈,如临大敌。时常愤然无比地拉出来一个又一个强行加塞的同学出列,并当众严加训斥。三名回族同学呢,每天发生在学生餐厅里的一切都与其无关。其不用排队,其可径直走去到厨房里间的小灶台上打饭,端回宿舍自己享用,其可全然将学生餐厅里的拥挤吵闹搁于头顶九霄云端。这令餐餐都需排队、备受拥挤煎熬的我们这些汉族的男女学生,心里好生艳羡嫉妒恨。

13、我参加了 5000 米长跑比赛

1985 年 5 月间,我们秦皇岛煤校春季运动会前后共进行了两天。我找到了这两天我在煤校写的日记,现摘抄如下:“1985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五 Fine

今天学校开始举行 1985 年春季运动会。这是头一天

the first day。运动会举行了浩大声势的入场式,并录了像 video。激昂的旋律,你追我赶的场面,二者 the two 组成 form/made from 一幅美丽的图画 picture。今日下午收到山东轻工业学院(魏)连堂、太原机械学院(潘)振军的来信,已一一复之。”

“1985 年 5 月 11 日 星期六 Cloudy later fair

今天是运动会进行的第二天。上午 10 点多钟,我上了场。五千米的跑程随着发令员的一声枪响,从我的脚下逐步趋向于零。

我的速度不太快,一开始就落到了最后,但我并不想去赶超别人。我这时只想就这么跑下去,相信最后,or 过不了多久,终会有人要落在我的后头,因为从前一天比赛观察中,我发现不少运动员一上场就来个快速冲刺,到后来则因耐力落后边了。何况我跑的又不是是一百米,而是遥遥的五千米呢。跑到第五圈了,我的神志开始有些不清,确切地说,是意识不能自主了。脑子觉得发胀,我只能以恒定的不快不慢的速度坚持下去。旭日、继锋、延旗(笔者注:应为祺)在操场上不住地告诉我跑到第几圈了,不住地让我加速、超过。到最后一圈了,我终于在西部拐弯处超过了前面的一名同学,由第一名变为倒数第二名。结束了,五千米变成了零米。我名列第十一,成绩 20'14"。取前十名。第十名是 19 多的。这次,第一名同学已经打破了煤校五千年的历史纪录。

我坚持下来了,我胜利了! I had done it!

记得在我跑过小学生队伍、财会 842 班,还有我班的时

候,不时传来“9 号加油!”“先述加油!胜利是属于你的!”“加

油!超过他!”.....我心里当时甚为激动。我不能当逃兵,就是走,不,就是慢跑,亦要跑下来。因为比赛前跑五千米的学生共二十二名,而比赛时却只有十七名。跑至一多半了,又下场了五名。最后只剩下了十二名了。

跑下之后,感到一阵难受。伏在旭日、继锋身上,走了几步,就好了。我这么快又恢复了常态!至此,我才真正相信:经过自己在煤校的长期锻炼,自己的身体素质,比起在黄县中学时,是大大的真的增强了!在黄县中学时,我连 1500 米都跑不下来,那时我体育不及格。

记得跑五千米时,周围有那么多围观的老师,还有校长、挚友,要是败下阵来,那么多可耻呀。再说,我的体力也允许我跑下五千米的,故我始终没有半途而废。

下午,开了会,陈连起老师总结了成绩。我班共 16 名同学参赛,得分排在全校第十八名,为倒数第二位。姜万德获得了个人五项全能(1500 米、100 米、铁饼、标枪、铅球)的第六名,获得了两个奖品:两个绿色的 plastic cups。

今日收山建(张)学友、西安二炮(林)祖杰、烟师(程)思祺三信,均待回之。”

14、与煤校校友间的交往

来到了秦皇岛煤校,我们每一个新生的视野都比中学时期变得豁然开阔了起来。

除却在中专煤校所学的专业课程知识之崭新与深邃之外,还在于身边同席的同学也不再局限于中学时期那几十里地的方圆家乡,而是一下子扩学校的大门水泥硬化道路与道路两侧的松树。) (1984-1986 年间秦皇岛煤炭工业管理学校的大门水泥硬化道路与道路两侧的松树。)

在秦皇岛煤校校园新环境里,我与校友间的往来,也在与时俱进中次第展开着。

我与同专业的跨班级的校友间的往来,主要就是与煤校 84 级计统专业的其他三个班的校友往来。计统 841 班有山东淄博的孙茂林,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皖北矿务局工作。山东恒合的李锋,毕业后分至山东惠民地区煤炭公司工作。计统 843 班有来自山东枣庄峄城的邵扬华,他大我一岁,毕业后分配到临沂矿务局工作。计统 844 班有山东淄博的张立前,毕业后分配到潍坊地方煤炭公司,后二次分配到了潍坊市朱刘店煤矿(见图)工作。在我于坊子煤矿报到并正式上班后,他还曾专门跑来坊子煤矿看过我,他要我去朱刘店煤矿看看,我答应了,却一直没有成行。后来,这个煤矿关闭了,办成了当地的一个工业文化园。张立前君去了哪里,我不得而知了。

(1986 年 7 月秦皇岛煤校计统 844 班张立前校友分配至山东省潍坊市朱刘店煤矿的矿区全景。)

不同专业的同级校友间往来,前后我认识的,有煤校 84 级财会专业的盛玉彬。他也是兖州王金良的同学和老乡,通过金良认识并熟悉了起来。还有财会 842 班的崔积泰,是我的龙口同乡,他毕业分配回老家龙口煤炭指挥部,再分配到北皂煤矿工作,过了些年,他竟从挺好的煤矿离开了,回归农村搞起来装修业务,令我闻后十分不解与感到遗憾。而财会 842 班的修少明,他出生在石家庄郊区孙村,但其祖籍却在山东海阳里店,他与龚旭阳同学交流多,久了,我与他也熟络并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他长得不错,脸白,留淡淡的络腮胡子。我们很谈得来。

与上一届师姐师妹间的往来。在我只有一位,就是来自山东招远金岭的姜同强,他是秦皇岛煤校计统 831 班的学习委员,毕业后成为了留校生,后由秦皇岛煤校安排他去了位于江苏徐州的中国矿业学院企业管理系工业统计 851 班学习,毕业后取得了本科学历,在煤校讲授统计课,成为了老师。与下一届师弟师妹间的往来,我记得有辛月琴,她是秦皇岛煤校 85 级财会专业的学生,也是我们黄县的老乡。还有一位,也是女生,后来因个人原因,休学回了家。

我白酒量在秦皇岛煤校那儿最多能喝二两。可遇到煤校烟台老乡搞同乡聚会,每次我都会喝超了量。也只是自己胃里难受,好在一次没醉过,我还是管住了我的上限。那时候,心中的迷盲,会在老乡会上才有所吐露。有句话说,亲不亲,家乡人嘛。老乡会里,有男,有女,有上届的留校生,有同级的,还有下一级才来煤校的新生。在新生面前,我一下子成为了老学生。当年,时常参加煤校烟台老乡会的,有侯金柱,他是推销专业的老师,字写得很好,天天在学(New Concept English)。有掖县莱阳同镇的孙海亭,毕业后他分到龙口煤炭指挥部一服务公司任会计。有招远大奉家乡的李炳瑞,毕业后他分到山东枣庄煤管局,二次分配与否,不清楚。有荣城县黄山乡的王传强,毕业分至龙口煤炭指挥部,他的字写得真是好,毕业前给我留言过。有莱阳大乔乡的刘培旭,他毕业分到了山东省地方煤管局。当然也有崔积泰和辛月琴,和我们计统 842 班的姜万德和王国善同学。

辛月琴在她上学期间,她和我一样,痛失了一位亲人,并且我们二人都与走了的亲人见了最后一面。我痛失了我的爷爷,83 岁。她痛失了她的妈妈,58 岁。

15、十八盘

这个“十八盘”指的是秦皇岛煤校北边过了大石河后,北

去那片山中的,在当地人口中所称道的“十八盘”。1985 年夏,在一个礼拜天,班主任高启老师与我们计统 842 班全体同学,联合了计统 841 班的同学,一起徒步去“占领”“十八盘”。下边是我在秦皇岛煤校时写的有关游览十八盘的当天日记,现抄录如下:

“1985 年 6 月 9 日 Sunday Fine later rainy 今天上午,全班去了十八盘。“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限风光在险峰”。我此行深感到了这两点。

我们四人,(李)德平、(张)延祺、(孟)范义和我,去时是先锋,归回亦是在前头。我们拍了几卷照片,玩了牌。At 11:00a.m.,一部分同学返至十八盘去了,我们十四五名男生则留下,在深潭处戏水。我在(覃)春富的保护下,大胆地游了个来回。水太凉了,我没再下水。大多同学都会游泳的,有的游得还不错呢。“共产主义饭”过后,我们收拾停当,列队归回了。到了十八盘,遇到了(龚)旭阳、(李)子玺、刘翌等先行于我们的几位同学。亦见到了王留芳老师颂的计统 841 班。同学们于河边逮住了一条蛇,长一米三四,后听说是(龚)旭阳他们动手割了它,剥了皮,带回了肉。这是后话了。

我们回来时又去看了老爷庙,一对石狮子,几块大石碑,上面的字太好了!

归校后,先和(1985 年 6 月 9 日星期日上午计统 842 班部分同学集体留影于煤校北边的大石河畔。)

锋报销了我那斤从家里带来的桃酥,时已三点多了,到哪儿有饭呀?后躺下少休,看《历史文学》。不久,刘翌、老龚二人归。我与刘去了浴室。姜万德他们则着手做蛇肉吃。回来后,我睡了两个多点。时至 6:00 钟了。春富喊醒了我,叫我去吃蛇肉。我未去。告诉我不想吃,确切地说的不愿吃。晚上,借了春富 0.50 元和四两粮票,去煤后饭店吃了四两馄饨。返回教室复习了统计。我原准备参加刘翌、刘升权的“吃瓜子比赛”,可回来时比赛已完了。刘翌直埋怨我。我也因没能吃上瓜子感到有些“遗憾”。凑热闹啊。晚 9:00,外边雷声响起。我走回宿舍,不久电闪更耀眼,雷鸣更震耳了。下雨了,我亦该睡了,明天我还要上课。”

16、夜色里习武

武术,历来因地,因人,因时,而生。在我们秦皇岛煤校计统 842 班,前后对武术有着渊源的人,实在不多。也就是王金良,王秀斌和刘保东三位同学。作为学生的习练者,也不过有李兴岱同学和我两个人。

王金良同学打长拳,对武术基本功有较好的掌握。王秀斌长于他姥爷从小传授给他的自卫方法,包括灵法快速的脚法、掌法和身法。他移挪腾跳,前脚总虚,后脚总实,瞅准机会,近身击打,或掌或拳或肘或脚,击打后,快速抽身躲远。令我甚为叹服。体现在他身上的不是什么“法”,而是化为一身的“系统”的东西。

刘保东打的是大小洪拳。主要是“法”。这三位年轻的“武教头”,各有所长,但对我和李兴岱这两个“徒弟”要求都很严苛。比如,在地上画一线直线,从直线一端开始打拳,打完最后一拳,要求我们双脚不能离开这条直线,谓“拳打一条线”。之外,还有“身练一口气”的练习内容。

配合拳法的一招一式的,离不开基本功,比如蹲马步的标准与时间长短,比如冲拳时的瞬间爆发旋转式接触对方身体,比如不是用肩膀而是用腰之扭动来带动每一拳的出击等等。

在我们郝家村,我有一位小学的同学,他叫曲金彪。小学毕业后,他就去了蓬莱县长岛工地上当建筑小工。期间认识了一位流浪各地的卖武艺人,有了缘分,收了他为徒弟,最后竟然要带他去云游四海。他的母亲知道了,死活不肯,说他要走她就上吊。他这才脆别了跟随习武了二年多的师傅,回了村。曲金彪会硬气功,摆十张瓦,他一运气,一时能击碎。他两条腿同时全贴地能稳固成一个笔直的一字不动摇。他会前仆,会铁鞭子,会三节棍,会舞棍,会铁砂掌,会耍刀,会击剑。有一阵子,他在我家后院中一棵梧桐树上系了一根绳子,把我的两条细腿,轮流吊起来,说是给我两腿“撑筋”,痛得我呀,叽哇叫唤,一痛就是半个月,走路也痛。他却要我坚持,说过一阵子,两腿的筋撑开了,就好了。我随他胡折腾了一个初一秋假,由此略知道了点武术之不易与小门道,开学后,迫于初中学习任务日重,我后来不得不放弃了与曲金彪的习武活动。

后来,我考入黄县中学初三重点班,搬到了黄县中学住校四年,一直埋头学习,更是与曲金彪没有了见面的机会。随着高中学业的加重,我的身体素质,除了单杠、双杠及格且标准外,长跑啥的,所有耐力项目,我是没有一个能达标的。高考前,我高中毕业证上的体育科成绩,因为 1500 米跑不下来,是不及格的。

来到秦皇岛煤校后,我有意识地加强了体育锻炼,我要把过去不好的身体搞好起来。

话到这里,我不说,大家也都明白了,我为什么会主动加入到“武术小组”中了。

我们选择习武的时间,是在晚上的 9:00-10 点左右,地点在煤校北操场的东端北侧的一角。那里远离宿舍区。

计统 841 班的班长,个子很高,也是一个武术爱好者,时不时地我们会相遇在北操场的夜色中。我们在一起切磋过拳脚。记得他是山西人。

山东省在胶东、在德州、在济宁,当地人都普遍习好武术。有的地方习武传统悠久且至今仍然是蔚然成风的,如河北沧州吴桥,这里离山东德州不远。当年,在电影影片《少林寺》于全国上映后,我国似乎一下子进入到了一个人人都爱武术的热潮中了。

(未完待续)